



“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每年这一天，曾经当过兵的人都会心潮起伏。军旅生涯是一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一段无怨无悔的岁月，一生永远的怀念。这里我们选编几篇稿子，让我们在当过兵的人的深情追忆里，感受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感悟他们在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里锤炼出的责任、使命、信念和刻骨铭心的情感。

我珍藏的一身军服

□刘湘涛

“我参加解放军穿上绿军装，我走进红色学校扛起革命枪。鲜红领章两面挂，五星帽徽闪光……”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响彻军营的军旅歌曲，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65式军服的真实写照。一身绿军装，两面红领章，热血青春，英姿飒爽。

1978年3月，我光荣入伍走进军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记得刚入伍时，在发军装的时候，没有给我们颁发领章和帽徽。每天，当我们身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和训练我们的老兵比起来，心中总有一种失落的感觉。新兵连长在集训时告诉我们：“你们虽然入伍了，但还不是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各方面训练合格后，领章帽徽才能发给大家。”从此，我们天天盼夜夜想，期盼领章帽徽早日发到手。两个月的训练终于结束了，一天上午，全连集合在训练场，新兵连长向大家宣布：“你们通过了两个月的严格训练，今天要把领章帽徽颁发给大家。从今天开始，你们是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了。”大家兴高采烈，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记得指导员给我们讲领章帽徽的意义时说：“红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红领章是千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代表着军旗。我们每个战士都要保护、珍爱它。”战士们回到宿舍，把领章帽徽端正正缝到衣领和军帽上。大家对着镜子上一照，领章帽徽三点红，同以前相比就是不一样，心中异常兴奋。从此，我们身着绿军装，头戴红五星，两面红领章，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军营内外。训练场上，战士们一个个斗志昂扬，滴滴汗水浇灌出矫健整齐的步伐。营区外的白桦林荫道上，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后来，我身着65式军服走进首都北京，走进部队机关。我始终牢记新兵连长、指导员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事事处处以严整的军容风貌来展现自己的形象。曾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首长去北京站办事。当时我站在一根柱子下等首长，忽然一位年轻妇女来到我身边，撂下她的行李，说让我帮她照看一下，然后就消失在买票的人群里。旁边的人看到这一幕后，问我咋这么相信我，我答：“她相信我这身军装。”

战士们退伍时摘掉领章帽徽那一刻，内心都是依依不舍的。曾记得，有两位山东籍女兵退伍时，我和战友们去北京站为她们送行。两个女兵仍然是一身军装，头上无檐女兵帽端正正，不同的是红五星和红领章没有了。我问她俩：“这军装咋还穿着呢？”她们微微一笑：“再穿穿，回去再换吧。”她们知道，这是她们最后一次着戎装啊。

永远记得我退伍离开部队的那天。走之前，按照规定上交了一些装备，我把摘掉领章帽徽的军服带了回来。在那崇尚军服的年代，曾有亲朋好友向我要这身军装，我拒绝了。这军装，送给别人，他们只是炫耀一时，可对我来说，那可是一生的记忆和荣耀啊。几十年来，虽然经历结婚、搬家、换房等，至今，这身军服还完好无损地保留着。作为一名老兵，我珍爱我那65式军服。

那个难忘的“八一”

□苏鲁豫

那是1965年。我当时在北京军区某部被服仓库押运班当战士。那年的“八一”建军节前夕，我们班接到了一项紧急任务——为部队押运需要换装的新式冬季服装。那天仓库主任专门来到我们押运班布置任务。他说，这次押运新式冬装任务量非常大，部队有十多人需要换装，很多部队地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有的同志是第一次接受押运任务，新同志要多向老同志学习，一定要圆满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我怀着忐忑不安又异常兴奋的心情接受了独自为山西某野战军押送被服的任务。我要去的地方在山西雁北地区，那里山峦纵横，驻军的位置离中心城市较远，这更增加了完成任务的难度。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年7月29号的早晨，我押送两车皮被服上路了。

火车一出石家庄，很快进入了太行山腹地。那个时代铁路还没有实现电气化，蒸汽机车的速度也不快，铁路还是单轨线路，有时为了避让迎面开过来的列车，我们这列车就要在小站停下来避让。就这样走走停停，到了晚上，才走到山西榆次。列车被甩在一条靠边的铁轨上，等着火车头加水加煤，还做要拆解调度，拉上这里也要去同一个方向的装满货的车皮。我守着两节闷罐车，一刻也不敢离开，想喝口水都做不到。货场的调车工人慢腾腾地进行调车作业，我躲在打开一条门缝的车厢里，紧张地观察着外面的一切。偶尔有检修工人拿着一柄小铁锤敲着车轮子和车轴来到我的车厢下面，我赶紧向他打听火车什么时候开？哪里可以弄到开水和吃的东西？检修工只是向我摇摇头。一天水米没粘牙，我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还好，列车长过来巡视，给我的水壶灌满了



水，还帮我买了两个面包。我千恩万谢，列车长的话让我感到无比自豪，他说：“小同志甭客气，咱们军民是一家。你押运那么辛苦，为你做点事是应该的呀！”

终于一切就绪，火车又慢慢启动了。列车行进在黑黝黝的大山里，月光把大山的轮廓投射过来，太行山的夜景真美呀。我拔出手枪，注视着裂开一条缝的车门，丝毫不敢松懈。在铿锵单调的声音里，度过了紧张又劳

累的一天。当太阳光照进我的车厢，我赶紧揉揉疲惫不堪的眼睛，又站在车厢门口观察起来。这一路的隧道特别多，列车一钻进隧道，火车头喷出来的煤烟和蒸汽就会在车厢里弥漫，把我憋得喘不过气来。最可怕的是我站的那节车厢，装卸工为了给我留个活动空间，把一包包被服码在车厢两头，中间留下一米左右的空间。哪知就是这一米的空间差点要了我的命！当列车快要走到大同时，司机来了个急刹车，垛好的大山一样的被服包被惯性一甩，倒塌了！被服包把我挤压到车门角上——只差那么一点点距离，我整个身子就可能被压在被服包下！我把压在腿上的被服包使劲挪开，心想，看来要当个优秀的押运员还真不简单呢。就这样忍饥挨饿，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火车把我甩在货场最边上的一条线路上。我守着这两节车厢，又度过无眠的四个多小时，天一亮，部队的军车到了货场，我和领队的首长做了交接，随他们来到营房。

中午部队首长专门陪我吃饭，饭桌上摆放着四菜一汤，非常丰盛。我受宠若惊，连连表示不必这样招待我。首长说：“小同志，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是我们军人自己的节日，招待你吃顿饭这是我们部队的一点心意呀。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代表部队全体官兵向你表示感谢！”我激动地久久说不出话来。

军民鱼水情

□邢德安

那年冬天在我的记忆中是格外有意义的。一个冬天，我认识了一位解放军战士。

一天下午放学后，刚回到村里，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村中的街道上停着数十辆军车，村中的空地上站满了队列整齐、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朔风中，他们全部呈立正姿势，在听领导讲话。看那风尘仆仆的样子，估计是刚到不久。看了一会儿，我感到非常兴奋，急忙跑回家去，想快点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然而，更令我兴奋的是，离我家几步之遥的一所空房里竟然也驻扎了不少解放军。只见他们在不停地忙碌着，屋外摆满了水桶、菜盆、米袋，又支起了两口大锅。原来这里驻扎的是炊事班。这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这么多解放军战士，我被他们的英姿所打动，脑海里不停地翻滚着黄继光、邱少云、欧阳海、罗盛教、雷锋等人的名字，幻想着我要是能成为一名解放军，那该多好哇！

第二天早上，开门后，天地一片洁白，下雪了！



我看到一位解放军战士正弯着腰，用军用铁锹不停地铲着积雪，他的身上、头上都落满了雪花，一条小路已通到我家门前。母亲急忙把他拉进屋里，帮他拂去身上的雪花。当他抬起头后我们发现，这是一位小战士，有十七八岁的样子。看着他那冒着热气、稚气未褪的脸，母亲有些心疼地问：“孩子，累了吧？”那名解放军战士说：“不累。”然后他和我们聊了起

来，他告诉我们，是他父亲让他参军的。他父亲也当过兵，还打过仗。大概是年龄相仿的原因，我们很快便混熟了。他告诉我，他的部队奉命举行野营拉练，提高战时作战的本领，随时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听首长说，全部行程一千多公里。看着他那骄傲的神情，我感到深深的羡慕。他还告诉我，他的家乡在内蒙古的马鞍山大队变墙村，那里很美，夏天有很多花和成群的牛羊。

几天下来，我们成了好朋友。每每看到他和战友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雄壮的口号操练时，那整齐的军容、那庄严而神圣的表情，还有那扛在肩上的钢枪和刺刀，我便感到莫名的骄傲和自豪。

